

續金華叢書



竹金華叢書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第三

續金華叢書

祭文二

呂監倉子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王申弟祖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直閣之靈哀哀吾兄少長相依拊育教誨義兼父師山摧石壓杳無端倪丹旒翩翩日月有時四海師友慟哭於斯哀哀吾兄知乎不知貴賤貧富壽夭得喪皆不可得而期亦不可得而私徬徨顧瞻復將何爲唯有萬事悉屏反築于茲朝夕乎几筵之側往來乎松楸之蹊以盡此情以寫此悲苟朝暮卽死稍有以見吾兄於地下不幸而苟活亦少有以慰吾兄九原之思英靈在天此心不欺凡我同門其聽此辭補其闕遺無使顛隳哀哀吾兄今將曷歸尙饗

會知縣德寬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戊戌朔表弟承務郎知平江府長洲縣

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運河隄岸曾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近故提宮大著直閣郎中表兄呂公之靈嗚呼士之生於斯世今有
貴賤之殊匹匪絕類而離倫今則狃安於氣習彼藜藿之癯儒今雅
棲身於圭華矧坐思而行吟今玩微言於方冊及一旦奮於青雲之
上今則脫塵埃而謝山澤若夫蟬聯之胄今世襲燿于簪纓蓋鴆毒
於宴安今肆食肥而衣輕乃衣帶於韋布今思卿雲而擬倫探游夏
之淵源今苦潛心於典墳罔不貫穿厭飫今咀其華而擷其英自非
間世而生今爲吾道之權衡作主盟於善類今大振起於斯文則彼
之茂實英聲又安能如是之飛騰嗚呼東萊其斯人歟期不負於所
學今致吾君於唐虞俯拾魏科片言隻字士皆傳以爲楷模分茲亦
公之緒餘暨教育於河汾今爭負笈而奔趨凡策名天陛嶄然見頭
角今誰非經承指授摠衣趨隅之徒道旣峻而德窮今膺冕旒之東
知游東觀而石渠今捨公居而誰宜擢論著於秘庭今紬金匱而覃
思當是時也搢紳先生今莫不傾耳而聽咸謂天將究公之設施今

其或在於斯俄微病之朝奏兮力丐閑而暮歸猶冀日收藥石之效
兮享康寧以龐眉何子鵬之飛來兮遽中道而奪之嗚呼哀哉生必
有死兮如夜旦之推移公之云亡兮在吾黨爲可悲山頽梁壞兮哲
人其萎昇公以生知之資兮而特寄其壽賦公以經綸之學兮而不
與其時而使夫識與不識兮徒道路之嗟咨福善禍淫之理不可測
兮問諸天而可知棗親居中表義均良師幼而學兮幸朝夕之瞻依
長而仕兮勤歲時之闊離公之愛我兮每手筆以箴規顧何以報公
兮唯書紳而佩韋方訃音之遠來兮蓋失箸而驚疑洎消息之真傳
兮不知涕泗之交頤嗚呼粹夷之容兮如在目前琢磨之訓兮猶在
吾耳千古之不可見兮其道則存九原之不可作兮此別長已生芻
之微兮姑寓夫哀挽之思翫骸不文兮烏足以形容德行之懿尙惟
公之有知冀英靈之不昧尙饗

范縣丞伯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二月辛丑朔從政郎南劍州元溪縣丞范

念德謹遣介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提宮直閣大著呂公之
靈嗚呼有命自天理□□全旣動於欲罔或不遷惟公之生氣稟渾
厚湛□寡欲物莫我誘精明外發純粹內融篤敬勵行克□□□□
□千古簡籍所記探蹟鉤隱涵養習次宏□□□□□無涯刪繁剔
穢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及人風動邇遐青青子衿不
遠千里負□□□□□□□□□□人口□□畢遂因材篤焉□成厥
志鳴鶴在陰聲聞于天天子命召蘭省詳延意期大用遽以疾聞卷
而懷之歸□林泉載離寒暑日臻樂喜如何不淑奄忽川逝哲人其
萎舉國殄瘁嗚呼哀哉命也已矣俗薄道喪無甚茲時公與朱張鼎
立扶持旣悼漢廣公復繼之後學倂倂將焉疇依念德夙昔登門與
聞緒論音塵隔闊□益以遠高山仰止未幾再見誰謂參辰莫克遂
願間訃伊邇職守拘縻慟哭寢門遠莫致之潢汙一奠侑以斐詞臨
風告哀神其格思尙饗

呂仲平等

戴在伯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學生呂孝祥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呼人生在三師教居一天地肇
判斯義已立學必有師傳道實難豪釐之差流於異端先生之學蓋
審其是泝而求之有源有委天資純明又生德門中原文獻生長見
聞過江諸賢或仕或隱升其堂奧悉扣所總退而講學歷撫窮探天
人精祕事物本原幽無不燭細無不察道雖深造常若未達德成行
尊乃淑諸人始于一鄉善誘循循聲聞四方學者雲集難疑答問握
衣造室質有厚薄材有短長漸摩訓迪愚明柔強匪唯學徒潛悟默
警凡過明庭心肅氣屏育材之樂若將終身出以行志仕非爲貧小
試于朝儒宮學館職思其憂靡擇繁簡志則未遂疾疢乘之時論嗟
惜扁舟東歸掃軌杜門與世疎闊左詩右書研究顛末人或言敝
精勞心孰知其志欲詔來今嗚呼山林鐘鼎卒亦非我寂寥澹泊云
胡不可謂將歸休著書立言庶裨後學可披本根如何昊天亦奪此
志絕筆太初大事是記貌是諸生受教實深施等丘山報未豪分豈

謂一朝終天永訣相顧悲摧清淚成血音容未遠儼如在堂矢心以
辭敬薦此觴誨言在耳實同佩服尙期宅年師門不辱尙饗

又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呂先生葬于婺州
武義縣之明招山前一月二十七日庚午學生呂孝祥等謹以薄奠
敬祭于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天下之善殊塗同歸不有達人孰知其
倪有事于大不精於思脫略牴牾道烏乎資有研于微或流於私蔽
於不通終身不知較量二者其是其非惟吾先生罔偏於斯體大無
倫莫測其涯精思無間不見其疵視古作者并包無遺步武之寬不
失其馳心之所立恢張其基力之所及罔虧毫釐遏密暉曜妥帖無
危匪矜匪盈以虛自持施之於人不驚不疑有叩于我傾倒吾卮青
燈夜話伶騶顛披弟子進言毋傷于辭曰我樂此不知其疲凡是倦
倦匪云有宅廣淑諸人不私于己人或可言莫之敢鄙補苴芟夷俯
就其器覲望有成何啻於子父之於子曷云其已先生於人厥功大

矣嗟嗟此理自古而然先生之死我又何言言兮于耳行兮於心昔也升堂每見其人冷也則亡傷如之何悠悠蒼天負恨何多嗚呼哀哉何饗

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七月初一日己巳朔二十九日丁酉學生呂孝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先生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小祥奄至夫源深者澤遠德厚者流光去德人兮未久道若闇而日彰曾日月之幾何乃于人而遽忘如百尋之巨木生巍峩之高岡飽風霜以自固抱純和不傷忽一旦之暴折宜膏流而液泮縱斧斤之相尋及於人而固廣幸吾黨之及此況握衣而升堂既歲月之未久沃清酎於煩腸忽後日之有感自昔時之激昂發舊聞於新知知在人而未亡昔先生之深慨望良朋兮不生慕子產之自咎謝申徒而有明雖夕死之可矣言不改於尋常推孔明之用心歎人知之未嘗念夫人之進德思已過之不遑彼死生之雖大在

所守之彌剛痛音容而逾遠味其言而逾長諒有志而於此豈存亡而變更顧以今而念昔得不於心而悲愴想神分尙存庶來歆於一觴嗚呼哀哉尙饗

高元晦等

洪求仲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某朔某日學生高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東萊先生之靈嗚呼百世一賢有若比肩聖宋邇隆將二百年吾道未窮公生其間瀆排異端研究大學志慕前修手援後覺行世仰止文世師之晚進俚俚如客得歸彼怪于文鏤鐫出奇公文渾然不事剗削彼險於行內阻外夷公行粹然表裏不欺天以全德畀付我公無一點疵由初迄終公之純誠自頂至踵一毫之僞未去猶恐公之嗜學雖病猶篤屈指歷數唯公也獨分教嚴陵言采其芹士子四來匪直嚴人鳴道上庠諸儒霧集得公片言楮藏十襲校書天祿兼官南宮人爲公榮公無矜容文鑑之編選選精明明天子錫時嘉名大事之記有源有委匪襲馬遷曰續左氏公所停蓄百不施

一其蓄河江其出涓滴曷云其萎憊遺則弗某等賦性顓蒙瞶瞶莫
開荷公提耳蟄以驚雷戴德莫酬拊心永哀凡今之人賤目貴耳後
百千年公愈尊矣家有公文人誦公德麗澤之名終天不沒豈若湛
輩草亡木卒昔拜而問今拜而哭泫然心盡如刃之觸尚饗

江必東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學生江注盧琰吳
儀鳳王抑方自牧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
嗚呼先生之於學者其道如春陽之及萬物方欣欣以嚮榮亦氤氲
而吐芬蓋將歛其華而苞其實以爲斯世之用也夫何不仁一旦而
奪之哉嗚呼其莫我祐矣夫斯文其將遂喪矣兮何其禍之至于此
極也且道之不明有自來矣高者激亢而不入於事宜下者抑詭而
不臻於理義是以一身未知其端則固無淑人之功日用莫得其要
則豈有濟世之理惟先生生而醇和不爲過人之名學而粹美實有
可施之效發之中而上下無不該置之平而小大靡不盡故教人而

人易從感人而人易信及其臨宜制變則毅然有不可犯之威當可而動則奮然有莫可易之節測之而益深迫之而益裕者此則人所不可及也斯誠當代之真儒有國之王佐矣人之望於先生者何如哉今進未能極其施退未能形諸言俄焉至此豈天之不欲生斯人也邪嗚呼爲諸生者宜如何哉汪等被先生之教既久及聞訃音力不能預於易簣奔走道途冤訴無所撫柩而號陳辭以誄嗚呼尙饗

鄭唐卿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三日明道直閣禮部東萊呂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來蘇鄉前一日甲戌是鄉受教之士鄭良臣逸登發王綸乃陳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先生之靈嗚呼謂天生先生其無意耶則光明碩大之德卓犖宏偉之材天下以爲宗主朝廷以爲國器謂天生先生其必有意耶則予之以生知之質而壽不究於中年賦之以開濟之業而志不施於萬一是則蒼蒼者固不可詰而盛衰消長之理先生平日之所素達而學士大夫於焉痛惜

者蓋斯文將喪而民之無祿也先生之學道統正傳精粗本末渾然大全發明經旨默契昔賢諸老先生咸謂莫先先生之文遠追大雅二典三謨肯隨班馬垂光簡編燦如星夜當代一人孰繼其下先生教人化如時雨務在躬行匪專章句有來媚學隨扣卽吐高明矜飭愚柔警悟先生在朝匪躬盡瘁愛君憂國位則有制申許勳業青瑣盍繼帝將用焉風淫爲祟嗚呼先生平生曷其沒矣木壞山頽見無日矣後生小子將安述矣愍遺之嘆誰其卹矣良臣等于今四世膺門獲登惟二三之小子實教誨之大恩奄一夕而莫追痛涕泗之橫零遽輻車之夙駕想英靈以如生阮君之屐增千載之令名虎谿之水流多士之哭聲幸松楸之焉依尙築室以躬耕誓子孫之相傳以毋替乎厥心尙饗

鞏叔子

鞏仲至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門人鞏峴同弟豐嶸謹用香幣清酌之奠昭告于明道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吁嗟先

生問學之粹允蹈古先源委洞澈聿觀厥全挺然山立續已斷絃世
無孔顏孰知其賢文章之卓旋端轉倪有正有奇有峻有夷開闢縱
閉握其樞機世無韓杜孰窺其涯先生之識之才之美傳經之餘大
事廣記始筆于周具著倫紀世無子長孰迹其軌先生之書本詔後
覺彼姝者子牢緘固鑰室邇人遐終籍糟粕世無侯芭孰抱其璞兼
是眾有靡矜寸長如玉在櫝抑鬱韞藏發於持滿道則大光帝曰汝
來國之貞良再入東觀轉對文石造膝陳謨古之遺直將昌其言以
厲百辟豈伊耶潛冊府是職志未克究末疾附體善類所期勿藥有
喜廢卧里閭乃謝當世培溉松菊日有幽致嗚呼哀哉七月癸卯人
之憫凶天不可問遽殞宗工疾不嘖呻曾不歛容樂天知命恬以正
終吁嗟先生道有隱顯茹古涵今隨寓則見其在東南戶外屢滿授
業于門分魯之半封殖後學如苗之秧爲洗蒙蔽觀我堵墻自昔聖
賢未有不亡後得所付庸復何傷李氏孝友尙克繼之言念先業警
戒自持經紀窆事罔稽于時哀稱其服行路所悲矧惟峴等幼侍几

馬飲食教誨愛釣子姪父師之義有死無易庶幾夙夜毋墜所獲明
招南麓先壘是祔野牧山樵知敬此墓霜風淒淒丹旄斯舉悲來填
膺涕泗如雨嗚呼哀哉尙饗

丁少瞻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學生兩浙轉運
司進士丁希亮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近故宮使直閣大著郎中
先生之靈嗚呼混百川而爲一者則見江海包萬類之不齊者始爲
天地在人物而合德迺古今之間氣孔孟之道旣千載湮沒而不明
伊洛之學又一時興起而未備非特與俗而多迂雖欲救時而莫濟
盛哉先生出乎斯世皇帝王霸之道無所不明其旨隱顯小大之書
無所不攬其粹以是爲天下之師總學者之會英偉奇傑之士則與
論明統而正極篤厚謹信之士則與論正心而誠意好古慕遠之士
則與論制度紀綱尙文茹華之士則與論言語文字以致隱逸之徒
進取之輩莫不因其質以指其歸勉其修以成其志解毀方以爲圓

匪持鑿以投枘是故合席而議者不止一事而足負箴以從者不遠千里而至迺知教育之甚廣容受之甚大若迂而不切者雖不免季路之疑然明而難掩者亦何傷武叔之毀譬如泛溪澗以自得固不知浩渺之表滋雨露以苟生孰能出範圍之外嗚呼旣生斯人宜有其位方上意之所嚮奈病起於俄忽徒人望之所歸止年踰於強仕然則盛衰之數果不易知生死之理竟復何謂所以聞訃之日不問賢愚使默者發嗟而剛者有淚當善類之失依惟私心而獨慰孰謂先生之道竟窮我謂先生之道未墜昔元齡魏徵所以佐成貞觀之治者雖未足道凡平日往來講貫於河汾者豈無所自雖前後之事不同而公平之議有是何悼古以傷今可長吁而太喟希亮登門雖後辱教無媿自高之失則戒之以謙下自喜之過則勉之以韜晦從斯言之一發爲終身之所佩念遺墨之尙新忍終天而永棄竟使夫三月之約而變以一觴之醅攀號莫及意失心悸尙饗

趙提刑景明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門人朝奉郎權發
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
宮使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聖門榛蕪踰千百年爰自伊洛道學
始傳士識所宗斗柄揭天唱高和希幾若墜淵先生後來拱手直前
獨抱遺書潛幽極研號於四方與相周旋曰吾此心可爲聖賢惟聖
覺知居民之先有隆有汙有醜有妍裁之使中不倚一偏四方朋來
猶蟻趨羶鑽之仰之慕其高堅少施緒餘科第聯翩學博詞宏春容
大篇真之成均譽流塞川道家蓬萊選稱列僊尙書郎曹應於星躔
英才盍簪往造其聯汗之簡青握之蘭荃帝念斯文浩若雲煙略穢
集清使以類編書成歎嘉寵褒亦專譬彼鷗鵬謂當騰騫紫樞黃閣
萬類陶甄否則法從翰苑經筵胡諗以疾去國莫牽華閣眞祠壽弗
少延豈道之窮而命之遭善人云亡相視涕漣燁昔從公成章斐然
泥彼糟粕以求蹄筌微發其覆奚覩大全一別範模歲月屢遷大江
之東憲紱拘纏計來莫奔省躬有愆千里致哀肅此豆籩師資之義